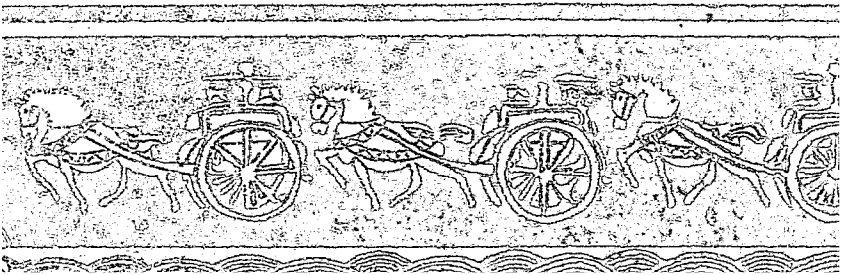


三之物續餘業五空

戰之水泚

著 酒子 蘇



MG

J 246.52

2

三之物讀餘業軍空

戰之水泐

著涵子蘇



3 1764 8037 8

行印部治政會員委空航

曆初月六年二十三國民華中

晉太元八年的秋天，正當八月。

秋高氣爽，秋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，而八月又正當秋之半，正是最好季節中的最好的時候。如錦細火的紫荆尚未卸盡，老而愈壯的桂花又已開始桂子飄香了，菊花——這代表高風亮節的菊花，也在這時開放着它的奇花異采，而將賴它的傲霜的枝幹。天雖然并不天天出着太陽，然而常常保持着蔚藍色，在蔚藍色的穹蒼中，到處浮着白雲。這些白雲，時而像層層疊疊的峻嶺，時而像浩大無邊的大海，時而像澄清平靖的溪流，時而像波濤瀾瀾的急灘，時而如矯矢的游龍，時而如咆哮的猛虎，時而如牛馬猴



(南)

犬，時而如人猿獅象，又時而如森林，時而如草廬……總之，秋雲多變幻，凡人類幻想所能想到的景象物件，它似乎都有能力全變幻出來，而更促進人類的幻想。一到夜間，假如沒有落雨而又無陰雲的話，在衆星環繞中，一輪明月懸於天空，清光淨澈，照臨大地。一切有生物無生物的景象，全被這淨澈的清光所籠罩。「月到中秋分外明」，詩人並沒有欺哄我們。在這清明的月光籠罩下，一切秋虫，顯出無上的活躍，全振動它們的鳴翼，用盡它們的天賦，奏出一曲狡響樂，迂徐而和諧，非常悅耳。螢火虫，這在黑夜中獨挾有絲須光羽的螢火虫，成羣列隊的從草上掠過，也從水上掠過，成千成萬的螢火虫尾上那一點光明，反映入水，一如萬點明星，正與天上的萬點明星相應和。

美麗的秋天，美麗的秋雲，美麗的秋夜月，美麗的秋夜秋虫曲，秋天

一切都是美麗的。

正在這樣美的麗秋天，充滿美麗的秋雲，美麗的秋夜月，美麗的秋夜秋虫曲的時候，也正是「嬾龍秋水月籠沙」的時候，一個驚人的消息掀動了她在美麗的秋夜月的懷抱裏的秣陵。這消息是一個軍報，說道：「秦王符堅發動了百萬大軍直撲江南，秦平陽公苻融領二十五萬步騎爲前部先鋒，而今已迫進南淮了。」這消息如煙烟，如濃霧，如烈風，如暴雨，不翼而飛，不脛而走，在極短的時間中，即傳遍了秣陵城，而使整個的秣陵城動盪起來。

江南山明水秀，風景宜人，春夏秋冬，全有不同風景來供騷人墨客欣賞。在風景美麗的地方，騷人墨客身臨此地，自然要飲酒賦詩，或引吭高歌，或風地浩談，就是販夫差卒，樵子農夫，也不免要到雨花台上，看看

審日，賞賞錚錚。晉室南渡長江，偏安江左。北地豪傑，多隨朝廷南移，然而偏安日久，又加之江南好風景，士大夫與一般民衆，漸漸變成萎靡不振，而厭聞兵戈了。所以秦王符堅率領百萬大軍的消息傳來，於是使整個的秣陵城動盪起來，到處都充滿了惶恐與不安！

「秦王符堅快要來了！怎麼辦？」

「聽說前鋒已經逼近淮上了。」

「秦王的前鋒是誰？」

「聽說是陽平公符融，只他部下就有二十五萬步騎哩！」

「陽平公是秦王駕前的好將。」

「淮上隔此地並不算遠哩，怎麼辦？」

「好在還有長江天險，秦兵縱然得了淮上，也未見得一時便攻到秣陵。」

○
這話似乎近於自慰，然而也未嘗沒有理由，然而雖然有理由，但也不免把浮動的人心鎮靜下來。

「長江雖然天險，」有人說，於是又有另一個理由了，「但是秦王符堅跨下海口，說他有百萬雄兵，只消把馬鞭丟在長江裏，便可使滾滾長江即時斷流而乾涸起來，這樣一來，長江還能算天險否？」

「還有一說，」側面有人推波助瀾，「聽說秦王符堅在發兵以前，便傳下旨意，預先就對我朝的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，謝安爲吏部尙書，桓沖爲侍中，並且先替這三位把府第造好，可見他是志在必得秣陵，但是這話真也難說。」

「那究竟怎麼辨呢？」

「誰知道怎麼辦呢？」

「還是自己打自己的主意。」

似乎「怎麼辦」三個字佔據了秣陵城中每一個民衆的腦子，隨着怎麼辦而來的，是「還是自己打自己的主意」，「這十個字似乎是無上妙策，於是每個人都「自己打自己的主意」起來。於是「自己打自己的主意」的結果，一部分人便決定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」，秣陵登時動亂起來。決定走的人早把金珠細軟，打疊停當，只等消息再一惡劣，便好動身。決定不走的人也感覺大禍臨頭，無法避免，只等命運來宰自己，而自己的前途只是黑暗一片，沒有光明，也沒有生氣。

秣陵城中，到處充滿了動蕩，到處充滿了不安，到處充滿了惶惑。

民間是這樣不安，這樣惶惑，這樣動蕩，然而廟堂之上也並不怎樣鎮

靜，仍然充滿了不安，充滿了惶惑，充滿了動蕩。

在大臣們接得秦王符堅統領百萬大兵直下江南的警信以後，馬上啓奏了皇帝，而皇帝也馬上召集親信大臣，開會集議，議決一個萬全之策，來應付這個當前的國難。然而這般大臣處在自己認爲的「承平時代」過久了，而且又長於彼此清談，忽然遇見這樣的嚴重問題，一時誰也打算不出一個萬全的對策，於是便把民間的不安，惶惑與動蕩全帶上了廟堂。

「秦兵發大，一時難與對敵，不如憑兩淮地勢，堅守不戰，以老其師，等他糧盡氣頹，再相機出擊。」有人如是主張。

「秦王這次出兵，似乎志在必得秣陵，席捲天下，不然他何必先給司馬昌明，謝安，桓冲三人起第？他既盛氣而來，其銳不可當，而兩淮兵弱將寡，也似乎不易守，不如撤兩淮之兵，集中兵力，退保長江，長江天險

，秦兵焉能強渡？」又有人這樣主張。

「我說不如派遣大臣，赴秦王臣前請和，以緩其師，一面撤兵退保長江，一面遷都閩越，閩越山高水險，秦兵北人，焉敢深入這樣地帶，準可保得萬全。」這是第三種主張。

一時人多話多，議論紛紛，然而總跳不出這三個主張範圍，於是不安，動蕩與惶惑的氣氛更加濃厚起來。

正在不安，動蕩與惶惑的氣氛更加濃厚的當兒，殿堂突然來了一聲巨響，使衆大臣全吃一驚。

「這些論議通通不對，通通完全錯誤。」謝奕的聲音巨如洪鐘，鎮靜而堅毅，「我們首先要明白，我們之遷都秣陵，棄了中原的大好山河，原是爲時勢所迫，暫時如此，並非打算長久偃安。我們的計劃應該是第一步先

定基礎；進而收復失地，而今第一步我們已經快要完成，正要等待實行第二步的機會。秦王符堅不明大勢，不知進退，發兵南侵，正是我們實行第二步的機會。奈何諸公這沒主見，而且這樣惶惑？第一須知，我們能夠退的地方，秦兵便能前進，不管是南人或者北人，全是如此；何況我們偏安江左，已經不是長久之計，那能再退歸閩越，作這種主張的人真是國家民族之罪人。長江固然天險，然而兩淮是長江的屏障，放棄兩淮，退守長江，於是長江天險便被敵人佔去一半，符堅投鞭斷流的話雖然是他無理幽的自誇，然而天險既為我敵所共有，守已不易，攻更困難。所以退守長江實在是最下之策。堅守兩淮，以老秦帥，固然比退守長江高了一籌，然而彼此拒，究竟守到幾時，並且還須顧及自己的士氣，也非萬全之策。符堅的雄兵固然號稱百萬，然而士猛已死，秦中已無能人，符堅不過是碌碌庸

才！再加之秦王而今驕傲已極，以爲自己實力強大，天下無敵。騎兵必敗，差不多已是金石良言，不，已經是天下定理，何況秦王還是師出無名侵略之師，他決逃不出失敗的命運。再反省我們，北府兵訓練有素，而且久經戰陣，謝玄劉牢之都是將才，準可以一敵十，打擊敵人，我覺得這次秦兵南侵，實在是我們求戰的機會，也是我們收復失地的開端，我們不但不退守長江或堅守兩淮，更應該以兩淮爲根據，進而打擊敵人。消滅秦兵，收復失地。一句話，我們要抵抗，要求戰，要進攻。」

謝安這一番話是狂風暴雨，波濤洶湧的海上的燈塔，是黑暗中的光明，又似一聲霹靂，把包圍着廟堂的不安，動蕩與惶惑的氣氛，一掃而空，代之而起的是鎮靜與勇敢。

「賢卿的主張不錯。」

皇帝也提起了勇氣：「我們既然發兵抵抗，將如何安排？」

「可命謝石爲帥，謝玄爲先鋒，劉牢之爲副，發北府兵八萬，誰可取得勝利。」

於是一道旨意下來，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，徐亮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，劉牢之爲副，與輔國將軍謝琰，西中郎將桓伊等，率北府兵八萬拒敵，越日起行。

這一道旨意伴同謝安的鎮靜，不但安定秣陵城中懷着惶恐的民衆的心，而且燃起了秣陵民衆新的希望。

第二天是一個很好的秋日，碧空中浮着幾點白雲外更找不出較為整片的白雲，真是碧空如洗。在這如洗的碧空中，正懸着一輪紅日，光輝四澈，照耀大地，大地上有生及無生的所有物件，均在紅日的光輝籠罩中，享受它應得的溫暖，而發揮它具有的本能。

大好秋日，正宜於郊遊，於是謝安偕着他的門下客，帶着隨從，命駕出遊。他出遊的目的地是秣陵之東的棲霞山。

棲霞山離秣陵不遠，是一個名勝所在。山並不高，然而山勢突兀，峰巒林並不深，然而看起來仍是鬱鬱葱葱，尤其是那一片楓樹，到秋來樹葉

紅成一片，如春日的桃花，如夏末的紫荊，鮮艷奪目，令人驚歎不已。

並沒有費多少時間，謝安同着他的門下客，由隨從擁護着，已經來到棲霞山下，於是大家下了坐騎，步行上山，選擇一個開闢之地，隨從放下坐具大家坐下。然而有一部分門下客却各自去尋幽探勝，也有一部分門下客席地而眠，享受紅日的溫暖。

原來天空中的幾點白雲這是已經變成幾片，在碧空中浮遊，其中一片遊近紅日，日光便暫時被浮雲遮蔽了，然而只一刻，浮雲遊過，紅日仍然吐出它的燦爛光輝。

謝安全身浴在紅日的熱流中，非常溫暖，也非常舒適。他所坐的地方正是棲霞山中一處平坦的地方，背後是陡峻的山崖，左側是一片樺林，那樹葉經秋風浴洗之後，已經成一片，耀人眼目。

沉醉於自然力量中的譚安這時突然站了起來，走到平地的邊沿，面對着北方。他脚下的山崖並不如何的奇陡，只料斜的順延下去，一直到山脚。在這斜坡上，這一處那一處，全是長青的灌木叢，灌木叢與灌木叢之間，到處都是野草，春天是一片綠茵，而今經秋風梳掠，已是半黃的了。他舉目平視，可以看見那天險的長江。長江由西向東，滾滾波濤，一瀉而下，經過秣陵城下，水勢浩蕩，經紅日的光輝一照臨，白色的泡沫一變而為這道金蛇，長江彼岸，向北延展過去，便是地勢險要的兩淮，再向北延展，便是水深土厚，沃野千里的中原。然而這水深土厚，沃野千里的中原，已被異族的鐵騎踏遍了。

水 之 戰

譚安面對着長江，面對着長江北岸，響往於那水深土厚，沃野千里的中原！他想：

——秦王符堅得了王猛之助，蠶食鯨吞，整個的中原已被席卷了，而今又發動大兵，進窺兩淮，直下江南，似乎聲勢浩大，無堅不摧，無攻不克，非覆滅我朝不可。然而他忘記了，王猛已死，兵驕必敗，他縱然誇下海口，投下馬鞭便要使長江斷流，然而與我百戰的北府兵相遇，一定會敗北，說不定還要奔潰。符堅的如意算盤打錯了，他雖然掃蕩羣雄，統一中原，然而他還沒有認識我朝的力量，而今是他認識的機會，恐怕他不但不能攻破兩淮，橫渡長江，也許正是我們收復失地的機會，收復中原的開端。是的，正是我們收復失地的機會，收復中原的開端。

在謝安正沉思默想，響往於那水深土厚，沃野千里的中原的時候，在通往秣陵的大道上，極目所在處，飄起一抹黃塵。隨着時間的消逝，這抹黃塵愈來愈近，愈近愈高，也愈濃厚。這抹黃塵飛到棲霞山近處，已可以

看清黃塵中裹一隊騎士。當先一騎便是原任徐兗二州刺史，新任前鋒都督謝玄，北府兵的領袖，謝安的姪子。

謝玄率着他的侍衛，如飛馳到淩霞山下，翻身下馬，步行上山，一直步到謝安的身邊。

謝安正在沉思默想，嚮往於長江北岸的水深土厚，沃野千里的中原大道上的一抹黃塵，他自然沒有看見，一隊騎士漸到淩霞山下也就不知，於是謝玄來到自己的身邊也就不聞不見了。

謝玄站在謝安的身邊。靜靜的待了一些時候。

然而謝安仍在沉思默想。

隨着地球的轉移，又過了一些時候。

「參見叔父。」在謝玄的腦子中，有一件重大的事件督促着他，使

無法再靜候下去，只好叫了一聲。

然而謝安似乎沒有聽見，仍然沉醉於嚮往之中。

「參見叔父。」謝玄只有提高聲音。

「啊！」這近於太高的聲音，把謝安從沉思默想中拖了回來，他轉過眼睛，才看見謝玄站在自己的身邊：「啊，原來是你。」

「參見叔父。」謝玄重新行了一禮：「我剛才到叔父的府第去來，叔父不在，家下人說到棲霞山遊玩去了，所以又趕到此地。……」

這時謝安已回轉身體，緩步走向設有坐具的地方，走到之後，便隨意的坐下去，謝玄也跟着走了過去，

「你坐下吧。」

「謝叔父。」謝玄坐下之後，說：「我……」

「你有甚麼事？」

「我……」謝玄遲疑了一回，「叔父，符堅發動百萬大兵，奪取兩淮，只符融率領的前鋒，就有二十五萬步騎人馬。而今聖上共發北府兵八萬前去抵敵，衆寡懸殊得這樣厲害，而我又是前部先鋒，這真是以卵敵石。叔父你老人家，是滿腹韜略學問，而且又經驗宏富；我特來向叔父懇求，教我一個萬全之策，使我此去能以弱敵強，以寡勝衆，擊退強敵，固守國土。……」

「我以為你有甚麼大不了的事，原來却是爲此。」謝安切斷了謝玄滔滔不絕的言語：「關於這件事，聖上已另有旨意指示，你何必忙在一時。」

「叔父。……」

「不密談了，你看，今日大好秋光，正是遊賞的季節：這碧空白雲是多麼美麗，這楓林紅葉又是多麼耀目。今日只談風月，不必提國家大事。來，我同你很久不下棋了，而今來下一盤吧，左右，你們把棋盤擺上。」

隨從應聲就取出棋盤棋子，擺在石桌上。

謝玄雖是久經戰陣的大將，而北府兵又是他同劉牢之一手訓練出來，自然能上下同心指揮如意。然而以八萬勁旅去迎擊比自己多了十倍的百萬大兵，在他還是第一次，他奉旨授了前鋒都督之後，心裏就不免忐忑起來。他知道自己的叔父謝安是學問淵博，經驗宏富，他既然力主迎擊，自然成竹在胸，滿有把握，所以第二天便到謝安府第中去，想求得一個萬全之策。誰知去撲了一個空，又馬上趕到樓霞山來，見着謝安，滿以為可以得到一個圓滿的結果，又誰知得到的答覆，只是一關於這件事，聖上已

與另有旨意去指示。」這話答覆簡直等於沒有答覆，而且在這緊急關頭，別人正在着急的時候，謝安却還有閒心下棋，而且叫滿懷心事的謝玄陪他對下，照常情看近來，這似乎近於豈有此理。

謝玄儘管滿懷心事，着急萬分，然而謝安叫他陪着下棋，却又不敢違背，不能不下；陪公，謝安是他的長官，論私，謝安又是他的叔父，無論公私兩方面，他都沒有違背不下之理，這真無可奈何。

於是謝玄陪着謝安，在棲霞山上對坐下棋。

在平時，謝玄的棋本比謝安的棋高，所謂棋高一手，下棋的結果，謝安每每是謝玄手中的敗將。然而這天可不同了，謝玄的腦子裏充滿了以寡敵衆，以弱禦強；充滿了秦兵是百萬雄師，而自己只有北府精兵八萬；充滿了要如何才能克敵制勝，至少也不要喪師辱國。除了這些思想盤據着謝

玄的腦子而外，他那裏有必委下棋，本來是棋高一手的謝玄，這天却接二連三的輸下去，反而作了謝安手中的敗將。

在幾盤棋下了之後，謝安似乎略有些許厭倦，謝玄捉着一個機會，又申述他的請求：

「秦兵百萬雄師，我兵只有八萬，兼寡實在太懸殊了。而且這一戰，爲國家安危所繫，更應策出萬全。敬懇叔父指示一個克敵制勝的妙策。」

「剛才不是說已經另有旨了。」

「還求叔父當面指示。」

「你這樣怎麼噁嚇？」

「不敢，這是國家安危所繫。」

「好，我且說一個比喻。譬如下棋，你本認我爲高，我常是你手下的

數將，然而你今天却大放屠殺，沒有勝過一次。這明是你平時胸中無事，全副精神都在棋上，所以能夠心平氣和，處處佔先；而今天你胸中橫着抗敵的事，又因敵奈我寡，沒有必勝的把握，不免慌亂起來，所以不能勝我。行軍如下棋，絲毫慌亂不得，一定要鎮靜，要沉着，才能克敵制勝。又說：軍事瞬息萬變，全靠指揮的人，掌握時機，去應付當前的變化；所謂謀定後戰，原是指的在將要開戰之際，並非指其他時候。再說：軍事機密，那能隨便討論。然而你問我二場，我也不能辜負你，而今我送你十二個字：鎮靜沉着，隨機應變，向機立斷，這便算我的臨別贈言。」

這一席話說得謝文才塞頭爛，豁然開朗。

一瞬間紅日西斜，倦鳥歸林，眼見得一天的光陰將要變成過去，而明月又將當頭了。謝安的遊興已足，便攜着謝玄，帶着賓客隨從，下得棲霞山，揚鞭歸去。謝玄騎在馬上，同謝安廝併走着，這時壓在他心上那塊石頭早已不知去向，只是心懷開朗，準備殺敵。

謝安這一行到得秣陵城，早已萬家燈火，而秦淮河上被這燈火所映，更顯出萬道金蛇，非常好看。這裏那裏，偶爾透出一兩聲悅耳的笙歌。

「叔父，我不進去了，我回去整頓人馬，早日起行。」走到烏衣巷謝

安的府前，謝玄說。

於是謝玄帶着他的衛士，直向他扎營所在馳去；在這一羣騎士後面，拖起一抹黃塵。

——真是英雄！誰願他此去驅逐敵騎，收復失地，於國於家，都有無上光榮！謝安看着那一抹黃塵，如此想。直到那黃塵消失以後，才跨進府門，直向那燈燭輝煌的廳堂走去。

在廳堂中，謝安坐在那裏回味日間的經過。

明月早從東方升了上來。

肥水之戰

廳堂內雖然紅燭高照，照得每一個角落都非常明亮，然而終不敵廳堂外明月之那樣清明澄澈，何況還有悅耳的秋虫高唱交響曲在那裏誘惑人。瀟瀟不羈的謝安，早被清朗的月光所誘惑，從廳堂裏走到廳堂外，來欣賞這清朗的月光了。

謝安獨立在廳堂外的階下，舉頭望月明，明月之光正浴着他的全身，秋虫的歌唱正響徹他的耳膜，除此而外，四下裏都歸於寂寞。（他雖然有若干侍從準備伺候他，然而沒有他的命令，誰也不敢前來，全在這處默默的侍立。）

在這大好的秋夜月的籠罩下，謝安一時沉醉於自然的懷抱裏，他一時忘了國家，忘了自己，只覺得飄飄然有凌雲之概。然而這種狀態的繼續，並不長久，謝安已從沉醉中猛醒來。他欣賞着清明的月光，而發生了若干感慨。

——明月無私，照臨大地，每一個角落全被它的清光沐浴，然而被清光沐浴的人却並不一定感到同樣的欣喜。譬如我們，雖然半壁山河已被異族蹂躪，雖然偏安江左，備嘗失地與流離之苦，然而江南這個地方究竟

是自由世界，我們呼吸的究竟是自由的空氣，絲毫沒有嘗到亡國的痛苦。我們還可自由自在的遊山玩水，在棲霞山欣賞楓林，在秦淮河獨蕩畫艇；我們可以在清明的月光下欣賞鶯花，靜聽秋虫的歌唱。在而今這個時代裏，我們與此生活，真算得幸福。我們試看看被異族所佔領了的地區裏面的同胞，一切都受異族統轄，一切都受異族限制，不但行動不能自由，言語不能自由，而且要還欣賞明月，恐怕都沒有這樣的自由。我們在此地欣賞明月是如此的心情，他們在有明月的這樣的秋夜，而沒有欣賞的自由，心裏所感觸的又將是一種怎樣的滋味。他們引領南望，王師不來，這種希望，期待與失望交錯的心情，真叫人夠受的了。

想到此地，謝安也不覺有點間然：雖然他又一轉念：

——而今收復失地的機會已經來臨，謝玄他們率領北府兵由兩淮迎擊

秦兵，不正是收復失地的開端麼？只希望他們此去馬到功成，便在異族壓制下的同胞能重見天日，能呼吸自由的空氣，同我們一樣，都就好了。

「啓稟相公，桓將軍現在府門拜候。」

謝安正沉醉於自己的想像裏，覺得耳邊似乎有人在說話，於是回轉頭來，發覺自己的門裏站在身邊。然而自己也並未聽清他說的怎麼，便重問一句：「你說的甚麼？」

「啓稟相公，桓將軍現在府門拜候。」

「啊！原來如此，你去請桓將軍進來，我在廳堂恭候。」

少頃，聽在門裏進來的，是那時名震江左的桓沖。桓將軍，桓沖體格魁梧，面目莊嚴，堂堂一表，真不愧是大將之選。

謝安與桓沖在廳堂中分賓主坐定，寒暄一通之後，漸漸的由寒暄轉到

國家大事。

「將軍晚間降臨寒舍，一定有國家大事前來磋商。」

「相公不提我，我也要說，正有一件國家大事，特來同相公商量。」

「不知是怎麼緊急的事？」

這次秦兵南犯，廟堂文武大半聞訊慌亂，不知所措，所提出來的對策，全是爲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絲毫沒有替國家民族打算，如照他們計劃去，魏朝必定覆滅在秦王符堅之手；國土被人佔領，人民被人奴役，那真是毫無疑問。幸虧相公挺身出來，力排衆議，以正大的理由，周密的計劃，沉着的态度，才使魏上同心，發下旨意，叫謝石謝濟軍統率北府兵前去迎擊。此在國家的立場上說，相公此舉，真算是不世出的奇功。」

「這倒承誇獎了，我真覺得汗顏。論說，這本是我們國民的責任。何

況我們身居高位，掌執國家的大權，又在國家遭遇困難的時候。而今環顧
歷境，更是我們應該舉國的了。將軍如此說，真叫我汗顏哩。

「相公，事實如此。」桓沖的口吻非常堅決，「話雖如此說，不過我
有點意見，想向相公說說。」

「將軍有甚麼高見，不妨提出來大家商議。」謝安的態度仍是平常一
樣平淡。

「相公，北府精兵盡調赴兩淮，後防不免空虛，萬一秦兵抄入僻路，
乘虛而入，直襲京師，京師原爲一切根本，京師動搖，豈不全盤皆輸。我
想調我的部下精兵三千人，入衛京師，縱然秦兵有機會乘虛而入，有這三
千鐵騎，也可以殺他一個落花流水，片甲不回，京師豈不安若泰山。相公
，我覺得這可保萬全之策，相公以爲何如？」

「這一層，將軍不必過慮。」謝安笑了。「北府精銳雖然盡調赴淮，雖然兩淮的幅圖廣闊，然而決不會讓秦兵能得空隙乘虛而入，就是後方的防線以及京師的鞏衛，朝廷自有處分，這一層，將軍也不必過慮。將軍所鎮守的地方，也是國家的要鎮，也要足夠的兵力去鎮守。將軍所說調精兵三千入衛京師的話，我想倒也不必，還是保守國家要鎮的好。將軍，你以為何如？」

「相公，話雖如此講，在我的意思，還是慎重一點的好，我部下抽調三千雄兵，倒還不生大關係的。」

「將軍，你以為秦兵能乘虛而入麼？」謝安又笑了，「我認爲秦兵不但不能乘虛而入，恐怕還不敢傷動兩淮，不但不能傷動兩淮，恐怕還會弄一個空軍發沒也說不定。將軍太誇耀了，他雖然算有雄兵百萬，實不經我

北府兵一擊。」

不管桓冲怎樣苦口進言，說明入衛京師的必要，然而謝安只答以笑容，而且婉拒了，話不投機，桓冲無法，只好起身告辭。

在謝安送桓冲出府第的時候，桓冲心裏不住歎息：

——唉！謝安雖有治天下的大才，然而不勇大勢，不懂將略。而今強敵壓境，應該怎樣保衛國土，進攻敵人，怎樣才可以得到勝利，進而收復失地。他雖然在廟堂之上說得慷慨激昂，頭頭是道，似乎滿有把握，然而提兵調將，全不是個章法。北府兵雖然久經大敵，訓練有素，然而率領的將官全是些少不更事的青年，謝石謝玄，就算上我家的桓伊，那都是些甚麼玩意。而且，在這樣緊急時候，他反而去滌山玩水，裝模做樣，故意表示鎮靜。唉！我看不妙，我們恐怕要實行孔子說的被髮左衽！這真從那裏

戰之水册

說起「從那裏說起」

四

是的，謙安的生性是非常沉着，也非常靈敏。

一個人的生性如何，一方面固然由於先天的稟賦，另一方面也由後天的修養。假如沒有讀破萬卷書，而且把這些書的內容選精集粹的消化，與自己合而為一，便決說不上甚麼修養。只消化了而不知應用，只會應用而沒有甚麼經驗去配合，也說不上甚麼修養。所以這每個人之某方面成功與否，論是自己訓練自己抑或被人訓練，均需要內在的修養與從處世歷練中得來的豐富的經驗；否則便會毫無結果。說起來，這件事並不是一件容易作的事。

謝安沉着，鎮靜，便是修訓養中；訓練中，歷險中得來。

謝安謝安因為偶然的事，從邊邊某碼頭搭乘一隻帆船，這隻帆船並不大，然而也並不算小，上面的乘客也兩三三十人。搭客都上了船之後，舟子用篙行船，這隻帆船便離了岸，到湖時白色的風帆便在這時扯了起來。

這天是個好天氣，天上雖然時有浮雲，然而並不能遮住那一輪紅日，有的光芒，碧色的海水雖然不是一平如鏡，然而也沒有怎麼波濤，隨着微風的尾巴，捲起一片漣漪，偶然間，在漣漪的面上吐出一些白沫。這漣漪與白沫，經紅日光渺茫一照，便幻出萬道金銀長蛇，在人們的眼前閃耀。

謝安乘的這隻帆船，便乘風突竄漣漪與白沫，直向前進。

風送布帆，離岸漸遠，回頭看時，上艦的碼頭已經變成黑線一條，逐漸模糊起來。順着船頭望去，是水天相接，碧成一片，水盡處便是天，天盡處便是水，在天下水上，一羣一羣的白色鷗鳥，在那裏上下翻飛，彼此相逐，一方面覓取可口的食物，另一方面也是表示相親相愛。在碧色的海上時時可以發現一些固定的黑點，那便是海上的島嶼。有時，在海天相接處，現出一點白點，少頃，這白點逐漸擴大，白點下面又現一個黑色的線條，而這線條也逐漸擴大，這原是從迎面駛來的帆船，白點是帆，黑色線條便是船身。總之，天空海闊，帆船已顯得渺小，船上的人當然更渺小了；伴着這渺小的船與人的，只是翻飛上下的海鷗。

趁着這好的天氣而來的是一個非雷暴劣的天氣，已經看不見那輪紅日，鉛色的雲霧乎可以壓到船頭上來；急風已變巨飈，續着巨飈，作狂的濤

漪已變成連天的濁浪。這滿海的濁浪，簡直像一個峯巒連接的山巒，這一個山丘似的濁浪剛剛過去，第二個水作成的山嶺早又迎頭而來；由濁浪發出來的聲音，如千萬雷霆齊鳴，又如千萬巨砲同放，震耳欲聾，使人昏眩。

謝安的乘船便在這如山的濁浪中前進，一時隨着濁浪的升起便壁立起來，馬上又隨着濁浪的急降直插下去，這樣一上一下，這船便如一只鷄蛋壳在沸湯中滾。

死神似乎已在這隻帆船上張開了手。

滿船的乘客都驚慌起來，都認爲這隻帆船注定要爲濁浪所吞噬，而自己也要變爲大魚可口的食物。然而謝安仍然平淡如平時，死神恐嚇不了他，他非常沉着，也非常鎮靜，如一個久經風濤的老舵工一樣。

謝安明白，在非常危急的時候，急驚慌愈沒有辦法，也愈同失敗接近，也愈同死神接近；愈沉着愈鎮靜，愈可以想出應付的辦法，而使危急轉成平靖；也許因為自己的沉着與鎮靜而引起別人的沉着與鎮靜，令任何危急的事件得到圓滿的結果。所以，他面對着死神，絲毫不感到恐慌，死禱從他那裏得到的只是沉着與鎮靜。

因為沉着與鎮靜，於是風暴在謝安面前低了頭，濁浪在謝安面前低了颺，連那久經風濤的老舵工也似乎得了謝安幫助，克服這次危險。

也是若干年前的事。

王謝兩家雖然是東晉時代的世家大族，然而這兩家的子弟作官的自然也不會入朝便作大官，謝安也是如此。在他入朝不久之後，正碰着桓溫專

權，把持朝政。其位桓溫桓大將軍在時，集重慶大權於一身，似乎已是事實上的皇帝，然而他的意向不足，大有進一步的野心。

自古權臣當國，第一要辦的事便是剷除異己，使自己的親信分領職官，分掌大權，然後才能欲所欲為，達到自己的目的。桓溫既然有進一步的野心，當然也要作這剷除異己的工作；在東晉，王謝二家既然是世家大族，而又累世是朝廷的重臣，桓溫如要剷除異己，王謝二家便似乎首當其衝，何況這時桓溫正從他的鎮守所在，領兵直趨秣陵。

桓溫領兵入京的信息傳到秣陵以後，秣陵的人心不免騷動起來，而且發生一種謠言，說：桓溫領兵入京，目的在殺盡王謝二家的男女老幼。

這時王家的首領人物是王坦之，謝家便是謝安。

王坦之聽見桓溫入京的目的，是要殺盡王謝二家的消息，便驚慌起來。

「這還得了，這還得了！王坦之想——我去找謝安去。」

王坦之馬上出府，去找謝安。

「安石兄，你知道桓溫領兵來否？」見了謝安，王坦之劈頭便發問。

「我早知道了。」

「聽說他是來殺我們王謝二家哩！」

「這就是謠言了。」

謝安的態度是那樣的沉着，那樣的鎮靜；這使王坦之喘了一口氣。

「這是謠言？你怎見得呢？」

「桓溫是有野心的人，他從來自然有他的企圖。然而在他有企圖的時

候，最緊要的是要收捨人心，決不會去殺一兩個人而失掉人必的。坦之兄，我們也不自己客氣，我們原是人望所歸，桓溫此來一定要交納我們，決不會傷害我們。所以我說殺盡王謝二家一定是謠言。」

聽到這裏，王坦之不禁點頭。

「然而他這野心，他這企圖，一定要用我們的力量去擊破他。」謝安接着說下去，「他此來倒也是一個機會，我們須想一良策。」

於是謝安沉吟了，王坦之也無語，一時沉寂非常。

「坦之兄，我們不要等桓溫入京，等他入京便遲了，我們先迎上去慰他。」

「先迎上去？」王坦之驚愕不已，「避還避不脫，先迎上去，豈不找死？」

「他決不會傷害我們，我剛才已說過了，我們一定得先迎上去，這是一個機會。否則便遲了。」

「我們真迎上前去？……」王坦之仍在遲疑。

「吾兄，這在我們本身，毫無關係，我可以保你平安前去，平安回來。就社稷說，我們此去却大有關係，一句話，晉室存亡，在此一行，也決於此一行。」

謝安的沉着，謝安的鎮靜，征服了王坦之的恐慌，第二天，他們便離開秣陵城，沿江而上，去晉謁祖暭，那時總攬軍政的大將軍。

王坦之雖然被謝安的沉着所鼓舞，謝安的鎮靜所征服，然而究竟因為生性胆小，而又未經風險，那一顆跳蕩的心，終歸沉不下去。他愈接近祖暭的處在地，一顆心愈跳蕩起來；他看看謝安，謝安仍然滿面微笑，如平

——真有他的！王坦之還。

看看已走到桓溫的扎營處。

王坦之兄，見了桓溫，切記不必恐縮，也不可慌亂，一定要鎮靜如常，才可以折服他。切記，切記。」

桓溫聽說王坦之同謝安來了，便大擺儀仗，坐在中軍帳上，兩旁侍立的全是甲冑之士，遠遠望去，十分威嚴，於是一聲令下，金鼓齊鳴，大開營門，請王坦之與謝安二人進見。

雖然曾經謝安鼓舞，雖然曾經謝安囑咐，然而見了桓溫，見了中軍帳中的威嚴，王坦之的心愈加跳蕩起來，若不是咽喉不大，一顆心便會跳了出來，手中所持的手板，也不知不覺的拿倒了。而謝安，仍然鎮靜如常。

肥水之戰

與桓溫見禮之後，從從在容容的，在指定的座位上坐下了。

「二位不在廟堂上處理政務，到此作甚？」

溫桓的口氣非常鄙峻，因之王坦之竟回答不出一個字來；然而謝安却答得非常簡切。

「此來爲的是我？」

「桓溫不勝驚異。」

「謝安雖然無才，然也對於一些情勢，略知一二。謝安也曾誤國家。聽說，身負國寄，執掌重兵的人，不能擅離職守，以免邊廷發生問題，貽明公身爲宰相，又領重鎮，軍政大權，集於一身，廟堂之上，再沒有一人及得明公，也可謂盛極一時，而今明公又舉兵入京師，意欲何爲？難道明公還有所不足？明公此舉，雖能決勝一時，然而千秋萬世後，執筆的史官

「恐怕不假着一曲筆，未曾流芳，却先遺臭，竊爲朋友不取。」

「……」桓溫一時答不出來，少頃，忽然立起來向謝安一揖：「敬謝先生！我此來實際上也沒有甚麼事。」

「——真有他的！王坦之看着謝安，想。然而謝安仍然神色如常，似乎並沒有發生甚麼事。」

地球隨着太陽的軌道進行，並不留下絲毫情意，轉瞬之間，這時已到
了冬十月。

八萬北虜精兵，在謝石謝玄的統率下，陸續出發渡長江北上，直趨兩
淮，而且命龍驤將軍胡彬，率領五千精兵，飛援壽陽。然而前線的軍事並
不見佳，在胡彬的精兵來到以前，秦兵先鋒陽平公符融，已經把壽陽攻破
，壽陽守將平虜將軍徐元喜也被秦兵捉去了。同時慕容垂的一支人馬也攻
破鄭城，一時秦兵聲勢大振。胡彬的援兵走到半路就得了壽失陷陽的信，
因慮到敵衆我寡的問題，不敢冒昧前進，就退保碭石。符融乘戰勝之威

，揮動大兵，直逼硤石。

宋衛將軍梁成將大兵五萬，臨淮爲水營，阻着晉兵。謝石謝玄率着兵，到了洛澗，見秦兵早有準備，又打探得梁成部下全是強兵猛將，也不敢莽然進攻，恐怕萬一不勝，傷動自己銳氣，於是在距離洛澗二十五里的地方，安營下寨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胡彬以五千人馬同符融的大軍對敵，憑着地勢險要，守禦尚可以盡力支持，進攻簡直不可施。偏偏正在這時，糧又盡了，眼見得大勢不好，然而又不能再退，再退對於戰事前途，更發生莫大影響。處於這個千鈞一髮，萬不得已的時分，胡彬只定下一個主意，與硤石共存亡，硤石如不能守，便一死報國。於是寫下封信：「而今敵衆我寡，我軍糧食又盡，硤石如不能守，我決與敵死戰，我們是否能夠相見，現在是非常

渺茫的了。——令人沿謝石謝玄逸去。

然而這送信使者，在晝伏夜行，從間道趕赴大軍的時候，被符融的騎兵捉着了，便趕去營，符融看了這封密信，一時大喜，必下沉。

——這是一個取勝的機會。敵人兵既不多，糧食又盡。不如秦明主公，從速發動大軍，掃蕩了這一幫敵人，再合力進攻謝石謝玄，必可大獲全勝。

於是符融也與胡彬一樣，寫下本章，直奏秦王苻堅：「當前的敵人不多，備全糧食又盡，請陛下速發動大軍，全力進攻，必能獲勝。」

秦王苻堅的人馬，這時正駐在項城，養精蓄銳，準備大戰。這時得守符融奏章，不禁大喜。

——這正是一個機會，我不能錯過這一個機會。

秦王符堅率領輕騎八千，不分日夜，馬不停蹄，直趨壽陽，同符融合兵一處，以便進攻晉兵。

秦王符堅自發兵南侵以來，已經有二個月沒有同符融見面了，這次趕赴壽陽，還算他們第一次見面。

「陛下，這是我們取勝的機會。」

「對！這是我們取勝的機會。我們不能輕易把它放過。」

「那就請陛下從速下令，趁日進攻。」

這時秦王符堅突然一轉念，說：

「且慢着。我軍百萬，不知多過晉兵若干倍，強弱之勢，就是三歲孩子也會知道，然而南朝竟發兵抗拒，想來也是不得已。不如在進攻之先，命一個口巧舌離之士，前往晉營，對謝石謝玄下一番說辭，叫他不要以弱

拒強，拿鷄蛋來碰石頭。從速歸降，不但本身沒有危險，而且在我朝仍可
以高官得作，駿馬任騎，你以為如何？」

「這種先聲奪人之法，倒也不錯。假如謝石謝玄就此歸降，我們兵不
血刃，席捲兩淮，豈不更妙。」

「然則命何人去？」

「陛下，尙書朱序就好，他既口巧舌能，而又是晉人歸降，豈不是人
事相宜。」

「好，宣朱序。」

朱序隨着侍臣的宣召，來到秦王符堅面前。

「我大兵南下，南朝竟發兵抗拒，殊為不識時務。現在命你前赴晉營
見了謝石謝玄，就向他們說，自古弱不敵強，叫你休逞血氣之勇，拿鷄

蛋剛石頭碰。他們不如從速歸降，不僅保全性命，而且可以仍舊作官，仍享富貴。你如把此事辦到，當是你南征第一奇功，自有陞賞。」

「是的，陛下，臣曉以大勢。准可把此事辦到。」

朱序領了秦王符璽之命，率領從人，跨上馬匹，出了壽陽，離開關廂，踏上大道，直向洛陽的道上進發。

這時已是冬十月盡頭，兩淮雖在黃河以南，然而同江南比較起來，究竟還是屬北方區域，在江南，謝安還可以到棲霞山去賞玩一兩次楓葉，然而在兩淮已經是禿樹黃葉，在北風中戰抖，颼颼作響，地下那一片衰草，已經沒有葉與莖，只剩下寸餘長的草根，在那裏點綴。一切生物均沒有以前那樣活躍，只偶然有數隻寒鴉呀呀的從禿樹頂上飛過。

上蒼自穹，下至黃泉，全充滿了蕭殺之氣。

在這肅殺之氣中，朱序策着坐馬，領着從兵，默然無言的前進。朱序表面上雖然是默然無言，然而他腦子裏思潮起伏，正如大海中的波濤，一時不會平靜。

——我本是晉人，兵敗被擒，萬不得已，才降了符堅，苟且偷生。我之降秦，本已是作了大錯事，難道我還有臉去說謝石謝玄也叛國降秦！

朱序搖一搖頭。

——萬萬不能，抬頭看看，頭上原是祖國的天空，低頭瞧瞧，脚下原是祖國的土地，然而現在全屬於異族的秦國了。祖國的人民，祖國的土地，祖國的財富，全被秦國奴用，佔據，搶掠，他們還不足意，又舉兵南侵，想要把長江兩岸的乾淨土，也據為己有。難道在這侵略祖國的行動中，我還替仇人盡力不成！

朱序再搖頭。

「——萬萬不能。又說：謝安原是濟世之才，而且又沉着謹慎，他何嘗不知秦兵百萬南下，其勢不可當，然而他竟發兵抵禦，可見他必有把握，必有戰勝的把握。哦！話又說回來，我兵敗降秦，原非出於自願，總想得一機會，報答祖國，洗清自己。現在豈不是機會到了？對，現在是好機會到了，我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好機會。」

朱序不再搖頭，而不知不覺點了幾下，

「——此去見了謝石謝玄，我自有道理。總之，現在是好機會，我那能輕易放過。」

地球上的距離在朱序的思想中消逝，不知不覺的洛澗早已在望。在洛澗營中，朱序向梁成說明來意，這是秦王符堅旨意，梁成當然無話可說。

休養一會之後，朱序重跨上征騎，直赴晉營。

洛澗同晉營的距離是二十五里，在名馬的四蹄下，二十五里簡直算不

了一回事。朱序跨下馬不過才在發汗，便到了晉營。

晉營依山傍水，地勢非常險要，而晉營也安扎得非常得法，易守難攻

。營中的士兵個個身體體壯，孔武有力，手中兵器全是如霜似雪，空中飄

揚的旌旗隨風招展，嘩嘩作響。

北府精兵名不虛傳！朱序想。

經過衛兵的傳報，隨在中軍之後，朱序進了中軍帳。謝石謝玄二人觀

然上望之，麾下武將雁翅列開，不怒而威，令人敬畏。

經過一番照例的周旋之後，大家坐下了。

「謝石謝玄則甚。」謝石謝玄同聲發問，辭色非常嚴肅。

「我有機會爲國報復。」

「你本是吳晉人，兵敗被擒，不以死報國，反而降順敵人，爲敵人所走狗。而今敵人兵南下，要想奪取我朝江南，你又來到晉營中。你真有臉！」謝石說。

「將軍以大義相責，我何敢聲辯。我當日兵敗被擒，原不難一死，不過想留下自己有用之身，好尋得機會，建一切勞，報答祖國，而今是我報答祖國，重返祖國的機會，所以我才到晉營來求見兩位將軍。」

「原來如此……」

「……秦王符堅原命我來痛下說辭，勸兩位將軍投降。我想我兵敗被擒，投降符堅，原是一時權宜之計，我還在時刻找尋機會，重返祖國。那能再勸別人作這樣有負國家的事。符堅命我，我毫不躊躇的便接受了這項

使命，因為想到這是我重返祖國的一個大好機會，也許借此機會我還可以立功一次，來報答國家教養之恩。所以剛才說有機密事件相告。」

「將軍原是有心人；剛才冒犯了，尚望將軍格外原諒。」謝石謝玄同聲致歉。

「彼此都爲國家。」

「朱將軍，所謂機密事件是甚麼？」

「秦兵號稱百萬，縱然實際沒有百萬，然而這個數字也很可觀，如等百萬大兵齊集壽春，那時再同秦兵開戰，北府兵雖然精銳，交鋒之後，誰勝誰負尚不可知。不如此時趁他大兵未集，便用全力突擊，擊敗他的先鋒，擊敗他的精銳，他的士氣一挫，這勝利自然在握。我趁符堅命我前來之便，說明秦兵虛實，也算我重返祖國的一點小貢獻。二位將軍以爲如何

「這個……」謝石沉吟起來。

「都督不用遲疑，朱將軍這條計可用；我們應該即時遣兵。」謝玄注視了朱序一會之後，如是說。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都督須知，秦強我弱，秦衆我寡，秦王符堅也是大將之才，何況他正在心高氣傲之際，他決不會用詐來引誘我們。朱將軍又是大晉人，他萬不得已而降秦，而今當然是他返國的機會。我相信朱將軍是一片誠心，一片實言；都督不必懷疑。」

「在我初意，原想守着洛澗，堅壁高壘，不與秦兵開戰，來爭取時間。秦兵遠來，糧餉轉運不易，等他糧盡之後，軍心動搖，再乘勢攻擊，必

避全勝。到今天，我仍然覺得這是萬全之策。」

「這又不然，秦兵雖遠來，然而他軍運暢通，未必在短期內就會缺糧乏餉。又說，我們大兵在外，軍用也同樣浩繁，長此相持，何日是了。今日朱將軍來，正給我們一個上好的機會，我們正好趁他全軍未集，集中全力，去攻擊他的前鋒，以北府兵的精銳，必得勝利，是不成問題。他銳氣既被我挫動，軍心動搖，而我們却士氣大振，以後會戰就更有把握了。都督，敵敵兵，復失地，在此一舉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兩軍相見，固然要沉着謹慎，然而也要隨機應變，當機立斷，都督，不要忘了叔父的囑咐。」

「就是罷。」謝石說，又轉向朱序：「朱將軍，千萬要志誠，不可有

「朱序願以一死自明。」

「朱將軍不必如此。」謝玄說，「你既歸來，就因此殺敵肥，如何？」

「我還要回去覆命。」

「那又如何答覆符堅？」

「我只說兩位將軍不降，非戰不可，以此去激動符堅的怒氣，促其速

戰。而且我可以在臨陣之時，找尋機會，從中取勝。

「朱將軍，你真是大晉的忠臣，國家的英雄！」

「彼此血戰疆場，全是爲了國家民族，既不必稱羨，也無須誇獎了。」

六

秦王符堅在命朱序前去說降之後，心滿意足，心下老打着如意算盤。他認爲：衝情度勢，謝石謝玄一定會前來投降，而自己投鞭斷流，橫渡長江兩營，也可以實現。那時覆滅晉室，一統天下，自己作中國的太上皇帝，豈不快活煞人。然而朱序回報的却是一股拗口風，謝石謝玄要抵抗到底，寧肯作斷頭將軍，而不作降將軍。這股拗口風吹進秦王符堅的耳鼓，激得他怒氣衝天，恨聲不絕，恨不得馬上把謝石謝玄擒過來，親自動手，將他三人碎屍萬段，似乎想這事可以消恨。

就在這近期間，選一個黃蓋黃母，即行進兵，誓必生擒謝石謝玄，叫

他知道我們的厲害。這秦王將堅固符融說。

然而管輅似乎等不得黃道吉日的到來。

他在基屋回去的第二天，謝玄下令，叫廣陵桓劉牢之率領北府精兵五千人直撲洛澗。洛澗守將梁成的部下是五萬人。劉牢之知道謝玄也知道，然而他們來管運送，他們相信北府精兵可以一敵五。他們對於勝利有把握，所以他們毫不躊躇的用五千人去攻擊五萬人。梁成知道晉兵來攻，便背澗十里為陣，等着兵來攻，打算以逸待勞。劉牢之兵到，還沒有列陣，便發兵兩路，一路探圍道去斷秦兵的歸路，一路直撲秦陣。劉牢之怒馬直前，北府精兵隨在劉牢之馬後，奮勇攻擊，兩軍相交，一時鐵騎從橫，塵土障天。秦兵個個驕傲，晉兵人人必死。奮戰一時，秦兵早已支持不住，紛紛敗下，陣勢已亂。劉牢之更揮兵奮擊，秦兵大敗。不但敗過洛澗

水之戰

，而且敗過洛河。這一次戰爭，晉兵大獲全勝，斬了樂成，虜大陽太守，王肅，又生擒揚州刺史王顯，殺死秦兵一萬五千人，收得餉器城軍資，秦糧無幾，法計算數目。

劉牢之的前鋒精兵既然獲得勝利，謝石謝玄便揮動大軍，隨前鋒精兵之後，渡過洛河，向前奮進，直逼壽陽城。然後扎寨休兵，準備主力交鋒。

秦兵敗回壽陽，秦王苻堅得到敗信，驚怒交集，「劉牢之小兒竟以五千人馬破我五萬精兵。斬我上將，真真豈有此理！」

劉牢之以五千人馬，殺敗秦兵五萬，不但出乎秦王苻堅的意料之外，也出乎苻融及一般秦將的意料之外，他們忘記自己素來傲了，是這秦兵戰的主因，只詫異晉兵的精銳，只詫異晉兵的勇敢善戰。

然而事實不曾帶，秦將們驚駭未已，晉兵已直逼壽陽城。

得到晉兵已直逼壽陽城的信息，秦王符堅便國符離，遣了一些衛隊，登壽陽城，觀察晉兵的動靜。

這天的天氣非常好，碧空無雲，一縷紅日直掛當頭，它的溫暖也使溶在它的光線中的動物也感到暖意。在這樣的天氣中，視線就非常之好，看得遠，也看得清。

秦王符堅既登壽陽城頭，陳在他眼前的是冬天的原野，再看遠去，便是晉兵的大營。五座營頭齊齊整整的排列著，奇正相生，休戚相顧，盡如兵法。每座營頭上面，都隨風飄着各色的旌旗，中軍大纛在空氣中俯觀着翠旗，更顯出它的雄姿。營頭內外的晉兵，個個都是彪形大漢，身強力壯，騎兵的馬匹，益是名馬，耐勞善走，士兵手中持的各式武器，也映日輝

自不可過視。

「阿——」秦王符堅驚愕不已，「北府精兵真名不虛傳！這樣的大馬也是勁敵，不可輕視，誰說晉兵虛弱，不值一擊。」

秦王符堅心中有些驚恨，他的兩眼也一時失掉作用，晉兵營後八公山上的草木，在他眼中，也變成兵強將悍的大晉北府精兵。

然而晉兵既逼壽陽城，意在收復失地，秦兵舉兵南侵，意在傾覆晉室。而今兩軍相遇，勢在必戰，於是便展開戰爭了。

起初，秦兵在淝水北岸，列成陣勢。晉兵到了南岸，無法飛渡，兩軍便隔淝水相持，你不能來，我也不能往。

一謝玄馳馬掠陣，看見這樣情形，心中思索：「像這樣相持下去，何時是了？總須想一個辦法，一決勝負才好。」

於是謝玄命自己驍信，馳出陣前，隔水向秦兵大叫：「請賜平公符將軍談話。」

符融得報，也馳馬出陣，兩人隔水相對。

「符將軍，謝都督故意將軍，將軍率兵直前，深入我境，而今却逼水爲陣，這邊持久之計，並非意欲速戰了。既在兩軍相對，將軍何妨移陣後退一段地方，讓晉兵能渡過淝水，一決勝負，多少是好。將軍意下如何？」

「你還稱待一時。」

符融回馬入陣，便將謝玄的要求，向秦王符堅申述一番。聽見此言，一般秦將都不讚成退後，他們認爲：秦兵雖衆，然而晉兵却勇敢善戰，兩兵交鋒，勝負誰屬自不可知，不如就這樣逼水爲陣，隔淝水相持，晉兵不

能飛渡。自然這萬全之策。

然而秦王符堅却有他的意見。

「我們將衆兵多，以人對人，晉兵已拜下風，何必怕他們渡過泚水？他們如渡過泚水，我們更可以在泚水北岸消滅他們。還有一說：在我軍陣勢退後，晉兵渡泚水的時候，趁他們半渡，我們縱兵騎掩殺，說不殺個淨盡，也可以殺他五成。把這枝晉兵覆滅了，我們再乘勝進攻，直取秣陵，統一中國，大有希望哩！」

秦王符堅這種主張，一般秦將雖然不讚成，然而秦王符堅是全軍統帥，符融又讚成這種主張，只好啞口無言，準備作戰。

秦王符堅便下令：「陣勢向後移動一段。」

秦兵奉命一齊向後移動。謝玄的親信在泚水南岸看見秦兵已動。

就飛馬去報告謝玄，謝玄得報，馬上下令：「現在準備橫渡淝水，攻擊秦兵。秦軍須知，秦兵雖衆，然而心高氣傲，不能力戰。我們此次攻擊，務必必要勇往直前，有我無敵。報效國家，收復失地，顯親揚名，流芳後世，在此一舉！我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。」

秦軍奉命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殺敵，北府精兵的八萬條心這時已經成了一條心。

在秦王苻堅下令移動陣勢的時候，朱序正在陣後巡邏。他自從奉命赴晉營說降，回謝玄討議好，回營覆命之後，便自己同自己商量：

「我雖然把秦軍虛實報告了謝將軍，雖然想在兩軍交鋒的時候，尋一個機會，報答國家，然而我只有一個人，孤掌難鳴，恐怕成不了事，我須得尋一些同志才歸。」

於是朱序馬上從事聯絡同志的工作，自然，他應該為應該聯絡的同志，在平時早有了默契，而今前去聯絡，倒也不費事。那位兵敗被擒的晉平虜將軍徐元喜，這時也正困在壽陽，朱序早買通了看守徐元喜的士卒，在秦兵敗退的時候放出徐元喜；當然，徐元喜是朱序的好幫手，他們很可以並肩殺敵。

秦王符堅下了移陣的命令，秦兵的陣勢既動，數十萬大兵一動，一時便收扎不住，趁此機會，謝玄便指揮飛將，揮動大兵，把次序排好，以便彼此能夠救援；前前後後的橫渡淝水，一時便渡過不少兵將，秦王符堅所謂半渡邀擊，此時因陣勢既動，便無法實行。晉兵登岸之後，便直前突擊。

秦兵陣勢一動，而且一時收扎不住，諸如此類的情形，早被在陣後巡

邏朱序看在眼內，他靈機一動；

——這正是機會！我要抓着這機會實行我的計劃。

朱序決定把自己的企圖付諸實行；就馳馬繞陣飛奔，口中大叫：「我兵敗了，趕快逃生！」

朱序聯絡的一般同志，這時也正在陣中，看見朱序如此舉動，早知道滿竄裏頭的是甚麼藥，便一齊大喊：「我兵敗了，趕快逃命！」

「我兵敗了，趕快逃命！」的喊聲，響遍了秦兵陣中，透入了若干秦兵的耳鼓，以訛傳訛，已經動了的秦兵，更收扎不住了。

恰在這時，謝玄同他的八萬北府精兵，已全渡過淝水北岸，便齊聲吶喊，進攻已經零亂了的敵陣，只殺得秦兵人仰馬翻，遍地屍橫，拋水盡成赤色。秦兵既亂，苻融不得已縱馬巡陣，想以軍令重擊陣勢，不意馬失前

水之戰

歸，自己跌下馬來，便死在亂軍之中。大將一死，秦兵更亂，更無心作戰，而晉兵却人人奮勇，一個個如狼似虎，追奔逐北，喊聲震天，人馬踐踏起來的黃塵，竟使天日無光，風雲變色。晉兵直追過壽陽，盡復兩淮，方才收兵。

這在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，便在晉兵獲得完全勝利聲中結束了。這一役，謝玄以北府精兵八萬，敗秦王苻堅百萬之師，攻克壽陽，收復兩淮，得到秦王苻堅乘坐的雲母車，生擒秦淮南太守郭褒。在這一役，秦兵百萬幾乎全軍覆沒，陽平公苻融陣亡，秦王苻堅也中了流矢。

晉相得了勝利之後，朱序既重返祖國，而徐元喜也恢復自由，這兩個人與謝玄相見，不緊流涕。

——沉着謹慎，隨機應變，當機立斷。叔父的話真是金石良言。我這一次纔敗百萬秦兵，建功立業，還不是出於叔父之賜；叔父才真算首功！

這天是冬十一月中一個可紀念的日子。

民間有句口頭話：「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。」天上神仙，原是虛無漂渺，沒有憑據，無法證實；然而人間宰相家中，一定會富麗堂皇，不能否認。雖然像謝安那樣清高自持，東山臥遊的角色，然而弄了宰相之後，也未嘗免俗而鬧了起來。房子的建築是那樣高大，金碧輝煌，色調是那樣調和，而屋子中的陳設也是古色古香，風雅得很，恰與這富麗堂皇的宰相府第，雖相對而質相成，令人發生美感。假如設身處地住在這樣屋子裏面，一定感覺非常舒適，非常滿意。

然而謝安並沒有把這些看在眼內，記在心裏，他綸巾便服坐在那裏，沉思默想。

謝安似乎有心事，是的，謝安有心事。

自從謝玄率領北府精兵渡過長江，直趨兩淮，迎敵秦王苻堅的百萬大兵之後，久久沒有全勝的捷報，就似乎有一個石頭放在謝安的心上。他雖然沉着謹慎，雖然相信自己認識不錯，知道謝玄同劉牢之全是大將之才，而謝玄臨行時又曾經訓示一番，更應有把握；他又知道北府兵原是由謝玄劉牢之二人一手訓練出來的精銳人馬，現在又由他二人指揮，自然得心應手。然而謝玄劉牢之固然有才，北府兵固然是訓練有累久經戰陣的雄兵猛將，可是秦王苻堅有大兵百萬，衆寡太懸殊了，鹿死誰手，尚在不可知之列，萬一衆寡不敵，這便怎麼辦？

這個石頭放在謝安的心上，於是他有點不安起來了。總想早一點接到謝玄全勝的捷報，否則自己放心，便是天幸也說心安了。謝安心上儘管官有點不安，然而他私毫不露在外面，在旁人看起來他還是同平常一樣沉着穩健，一樣上朝辦事，一樣遊山玩水，一樣喝酒下棋。旁人看見謝安如是鎮靜，如是有把握，於是都放心了，認為秦兵決不會侵略兩淮，直下江南，恐赫陵城裏城外的老百姓，也把心放下，如常的過起日子來。

然而除了謝玄到了前線，最近得了一個勝利，過洛澗，斬梁成，而外，此外便無別的勝利消息，所得到的只是兩軍相持的戰報。謝安心上這塊石頭終歸還是石頭。

一天限着一天過去，又過了一些日子，就逢着這一個日麗風和的冬日

冬日之晨，僅管日麗風和，宰相府第儘管富麗堂皇，然而全不在謝安意中，他只巍然獨坐，心下老是想：

——到了而今，爲甚麼他們還沒有擊潰秦兵的軍報報來呢？

這件事老壓着謝安的心，使他感覺不安，假如真個衆寡不敵，打了自己的嘴巴，承認自己的鑿論錯誤，算不了一回事，然而喪師失地，誤了國家大局，那便是罪該萬死，無法補救的了。

於是謝安墮入沉思，也墮入苦思，太陽已經往原來的地位移動了，而且移得很遠，謝安私毫也不覺得，只是思想，只是盼望。

恰在這時，一個門客鞠躬如也的走了進來，而且輕輕的走到謝安的身邊。然而謝安整個的精神都在沉思裏，走過一個人來，他竟不知道。門客在側邊候了一刻，見謝安毫未作聲，於是輕輕的說：「相公，今天的天氣

不壞啊！」

然而聲音太小，謝安並沒有聽見。

「相公，今天的天氣不壞啊！」這位門客只好提高聲音。

聲音提高了，才把謝安從沉思中驚醒，一回頭，看見一個門客站在身

邊，連忙欠身讓坐。

「閣下甚麼時候進來的？」

「門下進來多時了，看見相公正在沉思默想，一時不敢驚動，候了

些時候，才敢驚動相公。」

「哦！」謝安說：「你剛才說甚麼來？」

「門下說，今天的天氣真好。」

「是的，今天的天氣的確不錯。」

然而盼望捷報的心思佔據了整個的謝安，說完這兩句無關緊要的話之後，他不知不覺的又沉思起來。謝安無言，門客也只好無言相對。

過了一刻。

「相公，今天好像有心事吧。」

「我並沒有甚麼心事。」謝安不覺笑了：「是你誤會了，我此刻不過只想靜坐而已。」

謝安一笑，門客也跟着笑了。

「這幾天謝都督可有甚麼軍報回來？秦王符堅的大兵是否還駐扎壽陽？那裏八公山的風景也還不錯哩。」

「每天都有軍報來。」謝安說，「秦王符堅的大兵現在仍駐扎壽陽，不敢再進一步，最近我們的北府精兵還得到一次勝利，突過洛澗，障新梁成

，而今已進逼壽陽，扼守一些咽喉要道，只要機會一到，就齊頭並進，撥蕩秦兵，收復失地，勝利是不成問題；現在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。」

這一片話，從謝安多髯的口中，一個字一字慢慢吐出來；他的態度是沉着而鎮靜。

「誰願得到勝利才好！」

「這自然不成問題，閣下放心好了。好吧，不必談軍國大事了，我們還是來下一盤棋吧。你看，這樣好的天氣，正是下棋的時候了。嘿，好幾天沒有同你下棋了，閣下的手法一定進步了吧？」

謝安又笑了，門客也陪着笑。

謝安說畢，立起來，就向窗前那張專爲下棋的桌子走去。這張桌子上除了棋盤棋子以外，還用一隻非常美好的磁瓶，供養一瓶菊花。到冬天，

菊花本來已經很少，然而菊能傲霜，蕊裏供着幾枝傲霜的殘菊，更顯出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來。窗外的侍從，看見謝安走過來準備下棋，於是趕忙進來，焚上一爐好香，不一時滿屋子都充滿了異香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「相公，還得讓門下幾子才行！」

「還得讓你否？」謝安笑了一笑，就讓門客在棋盤上擺了幾子，然後才與手下起來。

一下棋，謝安更沉着，更鎮靜了，他已不再讓盼望壓服他，而他刻壓服了自己的盼望。一心下棋。此時空中肅靜無嘩，只聽見棋子聲，偶爾還可以聽見謝安清朗的笑聲。

棋盤上的棋子逐漸增加，時間也跟着棋子的增加而消逝了。過了一會，一盤棋尙未下完，一個侍從送來一封文書，謝安一面下棋，一面接過來

一看，原來是謝玄的緊急軍報，連忙拆開看，看畢之後，臉上不覺露出喜色來。

「相公，有甚麼急事？」

「沒有甚麼，兒輩成功了。淝水一戰，大破秦兵，符融被我兵所斬，秦王苻堅帶傷逃走，百萬大兵沒有剩下幾個回去，真可謂全軍覆沒。我們不但克復壽陽，而且兩淮境內也沒有了一個秦兵的踪跡了。」

「我們勝利了！」

「是的，我們勝利了。這是我們勝利的開始，也是收復失地的開始。」

這棋不必下了，我要去奏明當今，讓當今也好放心。」

謝安說畢，起身出去，在跨過門檻的時候，不知不覺把鞋掛掉了。本

來，他抗戰主張第一步成功，怎麼不喜。

82
4571
13

ABC
246.52